

十年來朝鮮的反日運動

青年書店印行

動運日反的鮮朝來年十

行印店書年青

月一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空白页

十年來的朝鮮反日運動

目次

序

一、日本鐵蹄下的朝鮮

(一) 日本之吞併朝鮮

(二) 日本之壓迫朝鮮

(三) 奴隸們的怒吼

二、朝鮮革命團體之派別及其政治主張

(一) 民族主義派

(二) 共產主義派

(三) 無政府主義派

三、朝鮮的反日運動

甲
『九一八』以前

(一) 東北朝鮮農民組織『農民互助社』

(二) 在日本的朝鮮革命活動

(三) 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抗議

(四) 爪哇的朝鮮人的反抗

(五) 北平的朝鮮義烈團發表檄文

(六) 把日本強盜的殘殺告知世界

(七) 上海韓人青年同盟發表聲明書

(八) 在天津的示威運動

(九) 向朝鮮同胞曝露日本的罪惡

乙
『九一八』時期

(一) 上海朝鮮臨時政府的策動

(二) 丙寅義勇隊的驚人計劃

(三) 共產主義派各團體發宣言

(四)聯絡中國學生共同抗日

(五)派朝鮮青年入我國軍隊

(六)仁成學校的活動

(七)向我東北領袖建議抗日方策

(八)東北的朝鮮革命實力

丙 『一二八』時期

(一)行刺倭皇的壯舉

(二)上海韓人青年黨組織救護隊

(三)朝鮮僑民團募款慰勞十九路軍

(四)愛國婦女會張貼反日標語

(五)勇士從軍

(六)反帝同盟募款慰勞我軍

(七)縱餓死，亦不爲日本強盜作事

(八) 各團體聯合會開謠

(九) 虹口公園炸彈案

丁 『八一三』以後

(一) 破壞日本兵車

(二) 七千餘朝鮮人參加東北抗日聯軍

(三) 各革命團體重整陣容

(四) 反對日本徵兵

(五) 朝鮮左傾青年躍躍欲試

(六) 朝鮮和『滿洲國』交界的戰亂

四、日本強盜的毒手

(一) 逮捕

(二) 囚禁

(三) 殺戮

五、結論

序

歐戰中帝俄的覆滅，和戰後德意志帝國主義的慘敗，使世界一切的帝國主義者，受到嚴重的威脅。這兩大歷史的事件，使世界被壓迫民族，不但起了很大的覺醒，而且燃起了反帝的熾烈的火焰。

在目前的世界裡，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世界裡，差不多每個角落裏，都有冒着這種火焰的火山，這些火山，正在醞釀着燃燒，只要時期一成熟，它們就會盡情地爆裂開來，把舊的世界，洗刷一清，把一切強盜，消滅乾淨！

朝鮮，無疑也是這些行將爆裂的火山之一，它的爆裂的危險，使建築在它的上面的日本帝國主義，感到絕大的恐懼。日本帝國主義者，現在正爲了這座火山而焦思苦慮，用着一切的方法，和全部

的力量，想把這個危險的噴火口塞住，然而，他的努力將終屬徒勞。

在這小冊子裡，我想將十年來的朝鮮革命運動，作一個簡括的敘述，藉以說明敵國的危機之一面，及朝鮮革命對於我國抗戰之側面幫助的影響。但因消息阻隔，和參考材料之缺乏，在事實的敘述上，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不過，這本小冊子如果能夠盡點「拋磚引玉」的作用，使大家對於朝鮮問題，及朝鮮與我國的關係的問題，更加注意，並有人因此而寫出一部更詳盡周密的朝鮮革命運動史，那我的願望就算滿足了。

一九三八，五，十二。

著者識

十年來的朝鮮反日運動

一、日本鐵蹄下的朝鮮

(一) 日本之吞併朝鮮

現在是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張着血口吃人的時代。我們已經看見意大利吞併了阿比西尼亞，又看見希特勒吞併了奧大利，而我們自己，也正受着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瘋狂的進攻！

這種被吞併的厄運與苦痛，朝鮮人早在二十年多年前，已經身受着了。

日本強盜之吞併朝鮮，是分三層步驟的：第一步義務地替朝鮮人做「顧問」，第二步是做朝鮮人的「保護人」，第三步是不客氣地實行吞併。

一八九二年，日本強盜和朝鮮訂立之第一次的所謂「協約」，根據這個「協約」，日本派了幾位大員作朝鮮的財政・警務・教育的「顧問」，這便是日本正式干預朝鮮內政的嚆矢。第二步是根據一九〇五年的韓日條約，日本派總監駐在朝鮮的京城，管理朝鮮

一切外交事項，不許朝鮮在未得日方同意之前，與任何外國訂立條約，居然做了朝鮮的「保護人」。第三步是利用「韓奸」，假造民意，請求韓王與「友邦」的日本合作，以圖「共存共榮」；於是日本就在預備好了的圈套中，裝出勉為其難的樣子，實行把朝鮮吞併了。

(二) 日本之壓迫朝鮮

朝鮮被合併之後，日本強盜和朝鮮人就立在主人和奴隸的關係上了。

主人和奴隸的利害，是絕端相反的。做主人的人，為了攫取利益，使自己「長命富貴」起見，就必須把他們的奴隸，壓得緊緊的，束縛得牢牢的，不讓他們有半點自由；否則不但自己的利益無法攫取，就連他的命根，也有危險了。

這個小小的道理，日本強盜自然懂得很清楚，所以他知道應該怎樣去壓迫他的奴隸。日本強盜對於朝鮮人的壓迫，可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說明。

政治方面：日本在朝鮮駐有三師團的軍隊，五萬多警察，兩萬多憲兵，這是他們直接蹂躪朝鮮民衆的工具。他們在朝鮮設立成千成萬的裁判所，監獄，感化院，用來囚禁朝鮮的知識份子。在軍隊，警察，和監獄之外，他們還在朝鮮組織了無數的治安維持隊

，在鄉軍人會，讓他們去偵詰或干涉朝鮮民衆的行動。

這是硬的壓迫；以壓迫而論，只有這一些是不夠的。於是便有另一方式的軟的壓迫：他們標榜所謂「文化政治」，以懷柔朝鮮的走狗官僚；給朝鮮人參政權，以收買封建地主和墮落的知識份子；實施殖民地的奴隸教育，以妨害朝鮮獨立文化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是聰明而狡黠的，所以它對殖民地的壓迫，也特別精密周到；凡人力所能做到想到的一切壓迫方法，沒有一個不曾試驗。

經濟方面：經濟方面的壓迫，恐怕比政治的壓迫來得更為慘酷。日本是工業國家，他的工業製造品，不能不向國外找市場，所以他們想盡方法，把他們的製造品運到世界各處售賣。賣不掉的，就拿到朝鮮去想辦法，或則變現錢，或則換原料，總要不使裝去的東西，又原封不動地裝回國去。

於是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朝鮮農民，一個個的變作日本工業品的消費者與原料的供給者；都市的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也做了日本工業家的犧牲品，束起肚皮，過着他們的挨餓的日子了。

就在這樣的雙管齊下的壓迫中，朝鮮民衆，一天一天地陷入永劫不復的奴隸的泥沼，大部份的人們，已窒息於政治和經濟的重壓下，而輾轉在餓餓的死亡線上。

(三) 奴隸們的怒吼

在奴隸變得連奴隸也不如的時候，他們便要怒吼起來了。

無數的朝鮮的進步知識份子，無數的朝鮮的愛國志士，正在為他們的淪亡了的山河憂憤，正在為他們的艱苦的處境鳴不平。二十餘年來，他們無日不在圖謀推翻日本強盜的統治，收復他們的國土。他們認清了他們當前的神聖任務，是要拿血的鬥爭，去奪回那已失去的自由，拿血的鬥爭，去爭取他們的「人」的地位 和民族的獨立。他們在這血的鬥爭中，勇往直前，無所顧忌，因為他們知道：現在所要除掉的，只是敵人加在他們身上的鎖鍊！

他們終於怒吼了，這便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東京櫻田門前之李奉昌行刺倭皇，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虹口公園中的炸彈案，以及『九一八』以來蓬勃地開展起來的朝鮮革命運動。

二、朝鮮革命團體之派別及其政治主張

朝鮮的革命團體，約分爲三派：（一）民族主義派，（二）共產主義派，（三）無政府主義派。三派之中，以民族主義派的歷史最久，勢力最大，其次爲共產主義派，再其次爲無政府主義派。以下略述各派之政治主張。

（一）民族主義派

民族主義派的政治主張，完全出發自民族的覺醒，也就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仇恨，二十餘年來，他們飽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蹂躪，幾乎無法維持他們的生存，他們認爲要從死的深淵逃出，必須消滅統治着他們的異族——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他們主張全朝鮮的人民，不分社會階層，不分宗教與政治信仰，都應站在一起，努力打倒異族的統治者，以求民族的自由獨立，解除一切切身的苦痛。

（二）共產主義派

共產主義派的政治主張，自然是着重於階級鬥爭的。異族的壓迫，使他們也感到無上的苦痛，並積極設法要消除它；但階級間的差異，和利害的衝突，使他們也不得不採

取激烈鬥爭的姿態。所以在革命的進行中，他們主張極力摧毀異族的統治，同時也要努力消滅同族的特殊勢力——封建地主，資本家，及依附日本的官僚走狗。他們的革命政策，是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國家（蘇聯）及中日勞働者，合力來從事革命；趕走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同時也要消滅國內的壓迫者。

（三）無政府主義派

無政府主義派的主張，是頗為龐雜的。他們既要打倒異族的壓迫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同時也要打倒與自己政治主張不同的民族主義派和共產主義派的政黨。他們帶有「無爲而治」的傾向，他們雖然熱望着推翻異族的統治，但也不願有代之而起的任何政治力量存在。直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政治思想。

三、朝鮮的革命運動

甲 『九一八』以前

十年來的朝鮮革命運動，我想分四個時期來敘述。第一期是『九一八』以前的時期；第二期是『九一八』時期；第三期是『一二八』時期；第四期是『八一三』以後時期。

在這四個時期中，朝鮮的革命運動，一步一步的深入而擴大起來。無數的志士們，或則行刺倭國元首，或則從軍入伍，或則在我國東北加入義勇軍，以種種活動與種種方法，來圖謀推翻日本強盜的統治。

(一) 東北朝鮮農民組織『農民互助社』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在我國東北之朝鮮農民，因受日本強盜的壓迫太重，生活慘苦不堪，便組織了一個『農民互助社』，想以這集體的力量，來減輕日本強盜的壓迫，改善其非人的生活。發起人爲金榮豐，玄正卿等三十餘人。他們在東北的朝鮮人中，很有號召的力量。這個團體成立後，就成爲一個很有力量的組織，替呻吟於日本強盜鐵蹄下的東北朝鮮人，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雖然日本強盜想盡方法摧殘這組織，但它却仍存在苦鬥中存在着。

(二) 在日本的朝鮮革命活動

在海外的朝鮮人，也和在國內的朝鮮人一樣，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爲他們的祖國的自由獨立而努力；就是在日本的國內，他們也是那麼的勇敢熱烈。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

日，朝鮮的留日同鄉會（在橫濱，大阪，東京等地的朝鮮人同鄉會），發表『檄全國被壓迫民衆書』，對於日本之壓迫朝鮮，作憤激的怒吼，使朝鮮民衆加強其反日意志，共圖完成革命的偉業。

（三）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抗議

間島的朝鮮團體協會，以朝鮮人不堪日本強盜的橫暴的警察政治，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召集朝鮮人大會，商討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的問題；并發表檄文，力言世界被壓迫階級與弱小民族，應該團結在一起，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四）爪哇朝鮮人的反抗

在爪哇的朝鮮人，因為想應援他們國內的革命活動，組織了一個『留爪大韓民族統一促進會』，以求團結全韓的民族精神，集中全民族力量，建立自由獨立的新朝鮮。

（五）學生反日運動

學生的感覺最敏銳，情感最熱烈，在反日的運動中，他們演了很重要的一角。一九二七年，吉州的小學生，罷課五六個月，以反抗日本強盜的壓迫。一九二八年各地中學

罷課的事情，有八十一起。大邱，東萊等地因反日而被捕的，達幾百人。這是足夠說明當時青年反日運動是怎樣的蓬勃。

(六) 北平的朝鮮義烈團發表檄文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北平的朝鮮義烈團，以激烈的文辭，傾吐着革命的情懷。其中最足動人的，是他們要用血去沖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營壘；他們要以暗殺、暴動等手段去打倒日本強盜，爭取他們的自由。

(七) 把日本強盜的殘殺告知世界

南滿韓人青年總同盟，是東北最急進的朝鮮革命團體。一九二九年日本捕殺朝鮮青年農民後，他們更加緊了反日工作；他們用生動活潑的文字，把日本強盜的殘暴行為，向世界的人士，作真實的陳訴。

(八) 上海韓人青年同盟發表聲明書

朝鮮內地有所謂『商業會議所』的組織，這是日本強盜用來對朝鮮人作經濟剝削的機關。這種機關，在一九二九年的上海，也有發見；那時上海的韓國青年同盟，為揭露該

項組織的黑幕起見，便發表聲明，說明這團體的性質，請滬上僑民，勿爲它所蒙蔽而上當。

(九) 在天津的示威運動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天津的朝鮮人出版一種叫做『階級鬥爭』的刊物，對於朝鮮的土地問題及日本強盜的罪惡，作詳細的解剖與無情的指摘，激發了當地朝鮮人的反日情緒；並於五月一日舉行盛大的反帝示威遊行。

(十) 激昂的反抗

一九二九年冬到一九三〇年春的幾個月中間，朝鮮的革命運動，至爲激昂；引起這次反抗運動的，是羅州車站日本學生凌辱朝鮮女生事件。日本強盜的殘暴，在這次事件裏充分表現出來：他們大刀闊斧地殺傷了幾千朝鮮民衆，囚禁了四萬五千多青年；橫蠻無道，誰也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來。

(十一) 向朝鮮同胞曝露日本的罪惡
上海留滬朝鮮獨立運動者同盟，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發表一種宣傳文字，對於

日本在吞併朝鮮以後近三十年來的罪惡，詳細指陳出來，希望在滬的韓僑，能即刻奮然而起，消滅他們的世仇。

(十二) 朝鮮青年入我國黃埔軍校

『九一八』以前朝鮮人的反日運動，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朝鮮青年入我國黃埔軍校的這一事實。

民國十三年，總理孫中山先生，爲培養革命勢力，養成黨軍的幹部起見，在廣東的黃埔創設黃埔軍官學校，從事此項人材之訓練。當時我國青年，受着革命熱情的驅使，莫不爭先入校，冀於他日打倒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北洋軍閥，而爲民族國家謀自由解放。

朝鮮一般的進步知識份子，素抱有一種正確的見解，以爲倘欲發動朝鮮革命，推翻日本強盜的統治，必先培養自己革命的戰鬥精神，獲得軍事的知識與訓練。因此，在黃埔軍校成立的時候，他們紛紛到我國來，要求我黨政當局，准許他們入校；素以扶助弱小民族爲職志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自然極樂意地接受了他們的要求，於是黃埔的軍營

裏，隨處都可看到這些朝鮮革命青年的姿影了。

受了三民主義洗禮的這些朝鮮青年，不但在精神上加強了反日的意志，而且在實際行動上，也幫着我們做了不少革命工作。惠州的討陳（炯明）之役，他們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戰鬥精神；在北伐的苦鬥中，他們也把他們全部的力量，貢獻給這偉大的革命運動。

他們不顧一切，不惜生命，英勇地為革命效力，這原因，一半是因為他們受了總理孫中山先生及當時黃埔軍校校長蔣委員長的偉大的人格的感化，一半是因為他深受日本強盜的壓迫，知道要解除他們本身的痛苦，必須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共同努力，共同奮鬥。

乙・『九一八』時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隨着瀋陽之淪陷，吉林，黑龍江等省也完全被倭寇囊括而去。那時我們舉國上下，對這強橫的巨盜，莫不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並存，因而抗日的空氣，彌漫了全國；而那些三十年來受其長期奴役的朝鮮人，看到我們種種的

抗日行動，不禁有動於中，燃起了復仇的怒火，加緊了他們的革命活動。

以下便是他們在『九一八』時期的活動情形。

(一) 上海朝鮮臨時政府的策動

瀋陽事變發生後的第三天，上海的朝鮮臨時政府，在法租界馬浪路臨時辦事處，召集政府委員，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於東三省事件的宣傳工作，及今後的對策等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決定以朝鮮各團體聯合會的名義，發表反對日本出兵侵華的通電，並決於次日召集在滬各團體代表大會，討論一切抗日援華的問題。

根據二十日臨時政府的決議，二十一日午後三時，便在臨時辦事處舉行在滬朝鮮各團體代表大會，參加者有丙寅義勇隊，勞兵會，僑民團，學友會，女子青年同盟，愛國婦人會，獨立運動青年同盟，興士團，及臨時政府等團體之代表，主席為丙寅義勇隊代表朴世昌。朴氏在會議中提議，組織上海朝鮮各團體聯合會，發動反日援華的工作。這個提議一經提出，立刻就獲得全場的同意；當即公推朴世昌等五人為該會委員，并議決自即日起，開始下列各種工作：

(1) 發通電，反對日本侵略東北。

(2) 派遣代表參加中國的市民大會，作反日援華的宣傳。

(3) 印刷反日傳單，在市民大會中散發。

(4) 印『告中國民衆書』一萬張，由少年斥堠隊隊員分別向各處散發。

(二)丙寅義勇隊的驚人計劃

丙寅義勇隊，是上海的朝鮮革命團體中最傑出的一個，這個團體，過去曾做過向日本領事館投炸彈，及謀刺日本駐滬海陸軍長官種種轟轟烈烈的工作。這次東北事件發生後，他們定下了兩個必須實行的計劃：

(1) 乘華人反日空氣高漲之際，該團團員分携強烈之炸彈，至日本總領事館及其他日本機關投擲。

(2) 組織秘密搜查隊，伏藏在各要道，以暗殺日本偵探。

(三)共產主義派各團體發宣言

共產主義派的各朝鮮革命團體，在『九一八』後也很活躍。當日本軍隊佔領瀋陽時

，留滬朝鮮獨立運動者同盟，上朝朝鮮青年同盟，中國革命互濟會朝鮮人分會等團體，共同發表宣言數種，對日本的侵略，痛加斥責，並向在滬各朝鮮人住宅，作口頭宣傳。

(四) 南滿的朝鮮革命運動

原屬統義府(以南滿為根據之朝鮮革命軍政機關)的朝鮮革命軍，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猛烈地活動於南滿鐵路沿線，使橫行無忌的倭軍，感到很大的威脅；他們有時還侵入朝鮮邊境，襲擊倭軍的守備隊，他們的戰術，是游擊戰，出沒無常，變化萬端，倭寇也竟為之束手無策。

(五) 聯絡中國學生共同抗日

「九一八」事變當時，中國的學生運動，又有一番的猛進。青年學生，在反日的戰線上，發揮了很大的力量。朝鮮臨時政府有鑑於此，除從事各種形式的反日運動外，更使上海韓人獨立運動青年同盟，與中國的學生取得聯絡，從旁協助反日工作，謀中韓抗日力量之密切合作。

(六) 派朝鮮青年入我國軍隊

在瀕朝鮮人反日援華工作的最高表現，便是派青年入我國軍隊，以求親赴戰場，手刃仇讎，雪數十年之恥辱。當時被派（由臨時政府指派）預備入我國軍隊的青年，約有七十餘人；但因種種困難，這些青年似未曾加入我國軍隊，作實際工作。

（七）仁成學校的活動

十月四日，上海法租界朝鮮人設立的仁成學校，開第十四次定期大會，改選委員，並對日本侵華問題，作詳細討論後，決議發表反日宣言，並印刷『對於日本之侵略東北告中國同學書』數百份，分送我國各學校。書中對一部份反動鮮人之助寇爲虐：深表遺憾。

（八）向我東北領袖建議抗日方策

準備參加南北和平會議的東北代表閻寶航王卓然等抵上海時，上海朝鮮臨時政府領袖安昌浩，於十月二十七日午後七時，假法租界金陵酒樓，設宴招待閻等，席間安昌浩力言中韓合力抗日之必要，并建議在東北抗日之方策。閻氏表示接受其意見，並期於回東北後，能有所動作。

(九)在東北的朝鮮革命實力

在東北的朝鮮人，他們的反日運動，做得最熱烈，而且也最有成績。『九一八』後他們組織了大批的朝鮮軍，分派到我國軍隊中，帮同我軍活動，并又由朝鮮內地人民的經濟援助，他們買了兩千多枝步槍，組織別動隊，從事擾亂日軍後方的工作。雖然他們還未收得很大的結果，但這不能不說是二十餘年獨立運動中最有力的表現。

丙 『一二八』時期

日本在我東北大肆屠殺，姦淫，焚掠之後，又把他的毒手，伸到淞滬來。不待言，他的企圖，是想破壞我們的文化和經濟的中心組織，使我政府屈服，好讓他的『大陸政策』得以順利進行。

淞滬的戰火，也是由日本強盜燃點起來的。日本用他指使浪人挑釁的慣用手段，於事件發生前，造成於我不利的事件，然後藉口向我當局提出無理要求；這些要求我們已經完全接受了，而日本的陸戰隊依然要向我閩北進攻，卒使繁華燦爛的上海，變作血腥污穢的地獄。

我們爲了自衛，當然不能不對敵人作武力的抵抗；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各部隊的血戰，就在這種自衛的要求下展開了。當時我軍的英勇而悲壯的抗日精神，對於朝鮮的革命份子，給了強大的影響，所以他們雖在日本強盜的嚴逼壓迫與監視中却做了頗多熱烈的反日運動。他們終於捐棄了昔日彼此間的黨派成見，大家手攜着手，站在一條線上，精誠團結，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在某種意義上，這時的朝鮮革命運動，可以說是達到了最高潮的。

(二) 行刺倭皇的壯舉

在『一二八』事件發生前不久，東京發生了有如青天霹靂的大事，那便是朝鮮革命志士李奉昌在櫻田門行刺倭皇的壯舉。李氏賭着生命，來替祖國復仇，雖然他的那顆炸彈不幸只中了倭皇的副車，并未炸死倭皇，然而他這博浪沙中的一擊，無疑是足使倭奴震驚，並使二千萬的韓人，提高了反抗的情緒。

(三) 上海韓人青年黨組織救護隊

上海韓人獨立運動青年同盟，於一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在臨時總會開會，討論改

組該黨，加強力量，以備積極從事反日活動等問題。經數小時之討論，決議將該黨改稱為「上海韓人青年黨」，公推金哲為理事長，徐載鎮，徐利均，朱天懸，金鎮軾等為理事，並決議下列二事：

(1) 出演革命劇，增強民衆抗敵情緒：

(2) 組織救護隊，從事救護與僂血戰之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受傷官兵。

(三) 朝鮮僑民團募款慰勞十九路軍

朝鮮僑民團組織慰勞隊，努力於慰勞十九路軍之工作。他們分批募款，數日之內，即募得千餘元，購買藥棉花二百包，紗布五十包，碘酒二百餘瓶，及其他士兵日用品數十箱，送往我十九路軍前線。

(四) 愛國婦女會張貼反日標語

朝鮮的愛國婦女會，在淞滬戰爭中，也積極從事反日援華工作。大批會員，分途在各馬路張貼反日標語。並購買鉅量藥品，送至十九路軍司令部，對抗日士兵，表示敬愛與慰勞之意。他們的熱烈的情緒，遠道奔波的辛勞，對於和她們同樣受着日本人的壓迫

，而在沙場浴血與敵奮戰的我國兵士，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慰藉；而對於壓迫者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則成爲一個極可怕的力量。

(五) 勇士從軍

由議論到實行，這是『一二八』時期的朝鮮人的革命特徵。淞滬戰中，是朝鮮志士手持利刃，殺盡仇讐的好機會，所以在戰事發生後的二十日內，各團體的份子，以及一般的朝鮮青年，紛紛向我十九路軍要求，收他們爲兵士，俾有馳赴前線，與倭奴作血肉搏鬥的機會。

(六) 反帝同盟募款慰勞我軍

因爲壓迫太重而潛伏了許久的共產主義派的反帝同盟，在我們與敵人作殊死戰的時候，猛烈地活動起來，想乘我們與敵人以大打擊的時候，展開他們對日的革命戰。他們向各方面募得數千元，購買大批藥品及日用品，送至我軍司令部，以慰勞和他們站在一條火線上的士兵。

(七) 縱餓死，亦不爲日本強盜做事

丙寅義勇隊隊長朴世昌、及義警隊長金九等，于三月十三日午後八時，在上海法租界馬浪路某宅，召集全體隊員訓話，勉勵他們抗日援華，爲祖國復仇。並且切實告誡其隊員，謂縱饑餓而死，亦勿爲日本強盜作事以圖苟活；倘若我們之中，竟有人不顧羞恥，認賊作父而甘爲日本強盜所利用，那他就是民族革命的敵人，是我們朝鮮人的大耻辱云。他的這番出自至誠的愛國言詞，深深地打動了那些隊員，鼓起了他們每個人的熱烈的革命情緒，和邁然前進，不顧一切的勇氣。

(八) 各團體聯合會闢謠

淞滬戰中，朝鮮人的活動，一時活躍起來。日本強盜覺得對於他們是一個大大的不利，就造謠生事，想中傷朝鮮人和我們中國的感情，使他們無法繼續活動，那時有所謂數千『朝鮮兵』來滬，將作日軍對華作戰的先鋒的流言，便是由日本強盜捏造出來的。各團體聯合會爲免使我國人誤會起見，特地發表聲明，對於上項謠言，作嚴正的駁斥。

(九) 虹口公園的炸彈案

自我軍退至淞滬第二道防線後，日本在滬的居民和軍隊，便想借四月二十九日所謂

『天長節』的機會，作一番熱烈的慶祝，藉以誇炫這次戰爭的勝利，那天來參加這慶祝會的，有侵華的倭會白川：植田，野村，及重光等。在舉行閱兵的時候，站在閱兵台前的朝鮮志士尹奉吉，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一顆大炸彈投到台上，再火光迸裂中，白川大將被炸得體無完膚，數日之後，就丟了他那死有餘辜的狗命；野村則被炸掉一隻眼睛：重光被炸斷一隻腿，都成爲殘廢人了。這回的壯舉，不但使全滬的人欣喜非常，就是全世界的正義的愛護者，也爲之稱快不置。

丁 『八一三』以後時期

『一二八』的血跡未乾，上海忽又變作日本強盜的屠殺場了。

『八一三』的戰爭，是日本對華侵略戰的最露骨的表現，在這次戰爭中，他們盡量曝露了所謂『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的精神；他們的殘酷毒辣的手段，和違背信義人道的行爲，向世界的人士，揭露了他們自己的「僞善者」的狐狸尾巴。

敵人的瘋狂的侵略，使我們民族國家，臨到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在忍無可忍，退

我們的抗戰，對於朝鮮的革命民衆，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刺激力；竭望着獨立與自由的他們，在我們予侵略者以痛擊的時候，也起來作猛烈的反抗，向全人類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悲壯的怒吼。

以下便是他們在抗戰發動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情形。

(一) 破壞日本的兵車

這次日本的侵華軍隊，有一小部份是由朝鮮的日本駐軍調來的。當這項軍隊由朝鮮出發的時候，朝鮮人暗地在兵車經過的鐵路上，拆毀了許多路軌，使在朝鮮的日軍，遲遲不得開到我國來。這種工作，是最有力的反日工作。當時日本的警察，把這些破壞路軌的朝鮮人加以逮捕，殺了幾個主動的人物：但這種殺戮的手段，並不能挫撓他們的反抗意志，事後還要接二連三地發生拆毀路軌的事情。

(二) 七千餘朝鮮人參加東北抗日聯軍

間島一帶的朝鮮人，久苦於日本之蹂躪，最近更痛感到倘欲解除其苦痛，必須與我合作，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乃紛紛投入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從事游擊，屢予偽軍以重

創。在我們與敵作殊死戰的時候，他們的這種努力，對於我們的抗戰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三) 各革命團體重整陣容

蘆溝橋事變後，朝鮮各派革命團體，因欲集中力量，加緊抗日工作，便組織了一個叫做『朝鮮民族戰線聯盟』的團體。這團體是由從前的『朝鮮民族革命黨』『朝鮮民族解放運動者同盟』，『朝鮮革命者聯盟』結合而成的。在漢口出版一種名『朝鮮民族戰線』的刊物，這就是朝鮮民族革命之新的姿態。

(四) 反對日本徵兵

『八一三』戰以來，日本軍隊死傷慘重，作戰人員的補充，成爲最嚴重的問題，據俘虜說，日本兵役年齡已經放到四十餘歲了，就是說：五十歲以下，十幾歲以上的日本人，現在都要服兵役。這是充分說明了日本國內徵兵之不易。

國內既無兵可徵，倭子們就跑到朝鮮去想辦法。今年春間，日本在朝鮮頒布了所謂徵兵令，想把朝鮮民衆逼到前線去送死，朝鮮民衆，當然不會認賊作父，替壓迫他們的

強盜們一效忠」的，所以就拿繼續不絕的暴動來答覆這道所謂「徵兵令」。在開城、平壤兩地，朝鮮民衆殺傷了日本的征兵官吏及公務人員，達數百人。不待言，他們自己所受的殘害，是比他們加諸日本強盜的，大得多多。

(五) 朝鮮左傾青年躍躍欲試

最近幾年來，日本因準備侵略的戰爭，在朝鮮挑選大批的青年，組織一個所謂『國防青年團』、予以軍事訓練，想叫他們在對華作戰時替日本出力。可是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這些青年的思想與行動，一天一天地左傾起來，幾乎要把日本的強盜們一個一個的打死。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驚駭之餘，想盡方法來抑制他們，但並無效果。

(六) 朝鮮『和滿洲國』交界的戰亂

據最近的消息，在東北方面的朝鮮軍隊，分成若干獨立作戰的游擊隊，沿着豆滿江上流，侵入朝鮮國境，襲擊日本的守備隊和警察，並鼓動人民作反日暴動。據日本強盜的統計，過去五個月中，這種反日暴動，已發生過三百多次。

四、日本強盜的毒手

日本對於朝鮮的革命運動，是懷着極大的恐懼的。他們深恐革命一旦爆發，將從根本上粉碎他們的帝國。所以對於一般朝鮮人的日常生活頗為注意，尤其是對於一般受過高等教育，而從事社會活動的青年，更是監視得嚴密。對於這類青年，他們幾乎是隨時隨地派有密探跟蹤偵察；遇有可疑，即加逮捕，監禁，或虐殺。現在略舉一二實例：

(一) 逮捕

東北事件發生後，在東北各朝鮮人中，努力宣傳工作的李世榮，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潛行赴滬，打算和上海各朝鮮革命團體取得聯絡，推進某種反日工作。他到上海後，住在上海法租界呂班路二號德豐西菜社五號房間內，被日本偵探探明了，日本強盜經過疏通法租界當局的手續後，就派便衣警察五人會同法國巡捕，赴其寓所拘捕，幸而那時李氏恰好外出，沒有被他們捉住。但偵探們見此行撲空，於心實有不甘，便又去捕捉與李氏共謀的金九氏。金九氏住在法租界馬浪路普慶里四號，當日本的警察去捉他時，他把大門緊閉，使他們無法入內。日本警察們束手無策地在門外站了許久，頗有「望洋興歎」之感。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向附近居民借了一個梯來，冒險從窗口翻入，但在

他們未翻進窗子之前，金氏已由三樓的涼台逃走，使那些「獵狗」們，又撲了一個空。

還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日本強盜之捕捉朝鮮人，是怎樣的不分皂白。

一九三二年上海虹口公園的炸彈案中，死傷了許多日本的重要人物；日本強盜對於這事頗為憤慨，誓圖撲滅在滬的一切朝鮮革命份子，永絕他們的「禍根」。那時在上海的凡是要與獨立運動發生過關係的朝鮮人，幾乎沒有一個逃出他們的羅網。從事着革命活動的人，被他們捉去，這是不待說的，就是許多除了自己的生活而外，不會注意過任何問題的一般朝鮮人，也竟在他們的拘捕之列。

當時被捕的人，有一千之多，虹口的日本臨時牢獄中，關滿了這些無辜受禍的人們。其中若干確與革命運動有過關係的人，一個不留地被他們殺掉，剩下的有革命嫌疑的，或竟毫無革命嫌疑的人，則一齊關起，讓他們一個個的在牢獄裏受盡折磨而死。

這種殘酷的行為，曾引起滬上中外人士的非難，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那些非難之聲，却能「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這種絕滅人道的無恥行為，在歷史上是找不出前例的。

(二) 囚禁

在日本強盜的苛遇之下，朝鮮的民衆，真是受盡了苦難，他們朝不保夕地過着日子，今天不知道明天會碰到怎樣的災厄；白天不知道晚上會遇到怎樣的命運。毆打，拘捕，固是家常便飯，不足爲奇；就是無端被捕，囚禁牢中，也是隨時隨地可以看到的現象。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約半個月的時期，是朝鮮青年「集體坐牢」的時代，他們成千成萬的被日本強盜捕去，關在牢獄裏。據當時朝鮮刊物所載，朝鮮京城帝國大學的學生，因被認有反日嫌疑而入獄的，有八十多人；京城女子高等學校的學生，因同樣嫌疑入獄的，也有九十餘人。

青年學生被捕入獄，是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們最敏感，最熱烈，最容易受到一點橫逆就咆哮起來；但一些年老的，在天文台服務的朝鮮人，那時也被日本強盜關進牢裏去，這却頗使人費解，難道他們也是「不逞之徒」麼？可見亡國的人民的自由，是毫無保障的！

(三) 虐戮

殺戮是壓迫者認為鎮壓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日本強盜自然不會把它放棄。

不過，日本畢竟是「聰明」的民族，所以他們的殺戮方法，也有着不同凡響的地方。這裏我們且舉一兩個實例，以見這一「文明人」的野蠻殺人法。

東京櫻田門前行刺倭皇的李奉昌，和在上海炸死了許多日本要人的尹奉吉，相傳他們兩人是在同樣殘酷的狀況下死去的。據說日本強盜在捉住李奉昌的那一天，決定了一個處決他的辦法，這辦法是分三步來實行的。

第一步：他們先割掉李氏的鼻子和耳朵。把他關在一間黑暗無光的屋子裏，不給他吃，也不給他喝，過了三天之後，再將他放出，飲以烈性的濃酒，但仍不給他吃東西。

第二步是餓到第五天的時候，就把它倒懸起來，把食物放在他拿不到手的跟前，讓他在倒懸之外，同時嘗到餓不得食的苦痛。

第三步才是他們正式把他處死的時候。處死的辦法，也算得異想天開：掘一深約四尺餘的洞，讓李氏立在中間，在百般凌辱之後，命一個兵士，用槍彈從他的頭頂向下射去，俾子彈能由頂門入，由肛門出。

這總算十分出色的殺人法。據說尹奉吉也是被用這種方法結束了他的性命的。

一九三一年，日本強盜在北方捉住了幾個朝鮮的革命中堅人物，一個是北洋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金奎植氏，一個是正義府的執行委員長高紐天氏，此外還有幾個在東北活躍過的朝鮮英雄。日本強盜殺他們這幾個人的方法，與殺李尹二人的方法，可說是「異曲同工」。他們首先把這幾個「該死」的人，脫個精光，綁着放在嚴冬的雪堆裏——埋幾個鐘頭，然後翻出，用大火烘烤，一直烤到血流出來才放手。

這幾個人的死，既不是在刀下，也不是在槍下，而是在一個深不可測的石灰窖裏。

用石灰窖埋人，這種古舊的殺人方法，想不到日本強盜至今還要把它「發揚」起來。那必然要到來的革命，終久是避免不了的。

五・結論

經濟的恐慌，與侵略戰的失利，使日本帝國主義者，走進了極端危險的境地；目前

的日本，也可說是踏在死亡的邊緣上了。

爲了要從死的危險中逃避出來，爲了要回到「安全」的地帶去，日本正在盡力地掙扎，儘力地加緊對殖民地——尤其是朝鮮的壓搾：他們以爲這樣或者是可以苟延殘喘的。

然而：在殖民地的朝鮮已經覺醒的今日。高壓政策，似乎並沒有怎樣的效用：生存的本能，逼着他們向壓迫者反抗，向蹂躪者肉搏。

在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看到：十年來的朝鮮革命運動，已一步一步地昂揚起來，雖然因爲日本強盜的殘毒壓迫，還不會做到收復國土，驅除仇讎的地步，但依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有利的環境看來，我們敢作一個肯定的結論：不出幾年，他們就會完成這個偉大的使命。

——完——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再版。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十年來朝鮮的反日運動全一冊實價國幣一角

著作者 軍委會政治部

出版者 青 年 書 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青 年 印 刷 工 廈

發行者 青 年 書 店

總發行所重慶 售珠市廿二號青年書店

分發行所：桂林貴陽青年書店